篷底浮談

蓬底浮談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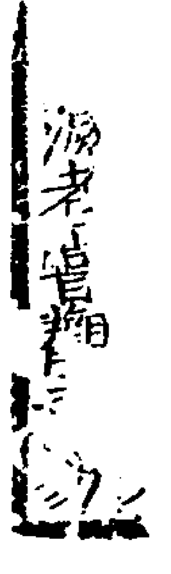
蓬底浮談予





玄覽中竝信

總望於時著之



矣風行水上曰渙言天下之至文也[illegible]以濟順居正卒能佐九五濟天下之渙以成光大之業焉公茲談也適於舟中得之逍遙水上謝塵坋倏然有憑虛御風之趣宜其遐思睿搆旋吐旋露著爲確然不易之正論也曰浮談者公之自名則然爾然乎否也[illegible]曰當鉅任以襄贊

昭代文明之治其藉此以從學者將浴德飭躬博聞詳說以趾芳先哲而遡六經四子之淵泓尚於是究心焉若徒以資博物佐談柄而已也則亦淺淺乎論文矣豈公立言意哉於是授雲南守曹君爾

道刻之而僭序其首云

大明隆慶四年庚午季春吉旦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

前奉

勅提督湖廣學政副使監察御史吳[illegible]鳳竹徐栻謹

撰

蓬底浮談序畢

蓬底浮談卷之一

蓬底浮談引

隆慶改元北上往返舟中自夏徂冬凡五月蓬窻唯貯經史百家及携黃項揭諸生而已盡日清閑無事或整襟危坐或展卷泛觀或彼此辯論有臆有疑有得輒書于冊以備遺忘之官永昌復于暇日類別之將就正于有道也自以得之水上而妄論亦如流萍飄梗泛泛悠悠不根着于理道故命之曰浮談云耳隆慶戊辰十有二月丙午浦汀張元諭伯啓識

談道

貧賤富貴命也然而有安貧賤處富貴之道焉故君子不委於命也吉凶悔吝數也然而有趨吉避凶免悔去吝之理焉故君子不泥於數也

天下之事難之則無不易易之則無不難

誠者純篤一心而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詐者機械百端而不能欺妻子愚童僕

言不必信此其所以為信夫子答昭公知禮之問答曾大夫辯而狀之問是也行不必果此其所以為果夫子之去齊去魯是也

貪者常不足非不足也心無厭也廉者常有餘非有餘也所須約也謂羅冲以車馬衣糧貽君平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富子貧何謂有餘君平曰吾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無所用之非有餘乎亦可謂自得之名言矣若聖賢則素位而行貧富皆無與於己浮雲之過太虛耳舜之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周公之勞謙下士赤舄几几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不改其樂是也蓋窮則進德脩業惟日不足達則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於

貧富矣有哉君平之有餘又不足道矣

龜之卜蓍之筮皆所以決疑耳若真知其必然而無疑固不待卜筮帝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是也爲善必吉作惡必凶又不須卜筮南蒯將叛筮得坤之六五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夫易不可以占險是也故志定者鬼神不能違作善者鬼神不敢違是以君子先言人事而後言天道先言得失而後言吉凶

人知利之害身而不知名之害身爲尤甚故老莊善

於逃名而聖賢則身名俱全矣君子必欲身名俱全其惟有而不居矣乎有而不居者吾夫子所論持滿之道是也

答忍足以成萬事褊急不能勝一人

或謂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未必皆驗予曰心逸日休非祥而何心勞日拙非殃而何故不待驗之成敗也矧天之既定毫髮不差若堯舜禹湯文武之福流百世桀紂秦政之覆宗滅祀皆其彰明較著者也又焉可即一二事未定之天而遂忘其不驗哉

陸務觀曰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覬身後福報若市道然若吾實恥之使無禍福報應可爲不善邪眞名言也三復之令人自愧但謂士人常事猶爲未盡彼農工商賈之爲善獨非常事耶

匹夫有志則雖强不能易其志王蠋自經是也微物有靈則雖智不能用其詐羣鷗飛去是也

治已貴剛剛則奮發而不怠接物貴柔柔則含忍而少禍

渾厚而無分辨是模稜也非渾厚也謙孫而無節介是諂媚也非謙孫也寬仁而無剛斷是姑息也非

寛仁也聰明而無識見是臆度也非聰明也簡易而無執持是闒茸也非簡易也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梁武帝不用義牲謂之仁不可也而周公之誅管蔡石碏之戮其子謂之不仁可乎諸孌臣與崔杼之難趙苞重君之城謂之義不可也而伊霍之廢主公孫申之後君爲之不義可乎魯之郊禘昭公之習儀謂之禮不可也而舜之不告而娶夫子之微服過宋謂之非禮可乎雖子王孫啓之料楚必敗張趯之度晉將卑謂之知不可也而舜之不逆象詐甯武子之邦無道則

愚謂之不知可乎尾生之期人宜死之證父謂之信不可也而僻揚之紿楚酈寄之賣友謂之不信可乎故行當酌乎中理貴論其至

君子之成心與小人之私心有間矣以言乎害道則均也

君子動而畏禮法故人亦畏之小人動而侮禮法故人亦侮之

好異者詭人也其心僻好飾者夸人也其心浮好勝者傲人也其心驕好奪者貪人也其心侈好察者纖人也其心險好動者躁人也其心淫好談者淺

人也其心誕好俗者鄙人也其心陋好訐者奸人也其心險好辯者矯人也其心誣好亂者凶人也其心狠觀其所好而小人之情狀思過半矣

士夫之大節不過進退二字有一毫苟且之心即流於鄙夫無所不至矣

莊子記夫子之言大抵多誣惟人間世篇人臣之事君也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人子之事親也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其言純粹似出於夫子

好勝人者必負能自屈者必伸

莊生記子貢之言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有味哉眞子貢之言也然非子貢之可及也程子謂顏子非樂道也意亦相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聖人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六合之外聖人所不知也將焉得而論之哉故道在邇而事在易高談玄遠無益也

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有味哉其言乎推之於人則寐極方寤孟子所謂夜氣是也故卽夜氣足以見人之心

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夫吾心莫非仁也無所感觸而仁無所見矣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生焉則吾心本具天地生物之心者於此可見故即惻隱亦足以見人之心

度事而預謀不如隨事而曲審慮人而用知不如因人而善處

子羔避難以行不徑不竇而夫子則微服而過宋申生不逆父命坐以待烹而大舜則蓋井必出焚廩必下故權以酌輕重而後中道得智以觀會通而後典禮行明於小而暗於大泥乎常而忽乎變非

君子之至德也

韓非辯者也故死於說晁錯智者也故死於謀尾生信者也故死於諸申徒狄介者也故死於憤黔婁潔者也故死於餓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蓋物各用所長而終以所長困羊持角喜觸故其羸亦在角也苟使學而知道權而得中則所長為懿德矣豈徒殺其身而不足以成仁乎是以君子莫先於務學

居家貴儉儉可以久居交友貴淡淡可以久交必然之勢也

范滂將就刑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吾未常爲惡非至論也夫君子之必爲善而不爲惡也非曰爲善有福故爲之也非曰爲惡有禍故不爲也剏善非一端道不易盡論語曰邦無道危行言孫中庸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君子之愛身以存道固如此范公處危亂之世詭詭然自相標榜以犯小人之怒則禍由自取非善之善者也是爲善之未至也而歸咎於爲善不亦過乎

世間禍雖多端不過貪之一字故甏於豔姬竭髓者

貪乎色者也敗於黷貨無厭者貪乎財者也滅於寵祿大過者貪乎位者也殺於爲人所忌者貪乎名者也唯好善若饑渴孳孳不已則有益無損君子不謂之貪矣夫子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其斯之謂與世不務貪其在我易得而無禍者而務貪其在外難得而有禍者殆亦不思云耳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吾儒以理制欲則私不害公人不蔑天一人之情乃天下之達道所以通之萬世而無弊也釋氏欲并其欲而去之反爲一人之私而天理人倫亦因之以壞敗矣其賢智者之過與

故夫婦之淫非也節其淫而夫婦之道得矣遂不
娶妻豈天地生育之性乎飲食之過非也節其過
而飲食之道得矣遂不血食豈祭神養老之禮乎
至若去君臣離父子塵劫世界而欲禪定以為潔
皆起于一念惡人欲之心而不知以理制之則人
欲聽命于理固不待盡去而後為無欲也故聖人
以理制欲則人亦天也私亦公也釋氏屏除人欲
則雖棄親出家謂之自私則可耳不可謂之無私
也聖人太公順應則靜固靜也動亦靜也釋氏坐
禪求定則雖心如死灰謂之滅性則可耳不可謂

之定性也

或問心性情何以辨予曰心性情非三物也不可大辨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則是情之無所偏倚便謂之性故卽情之善遂可以知性之善非情外別有所謂性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蓋性卽是心程子謂心如穀種焉仁則其生之性是也非性外別有所謂心也若以心爲性[illegible]爲一物以君郭郭[illegible]一番又以心爲將性爲在營之軍

情爲臨陣之軍則是心性情各爲一物心特主之云耳離而爲三者矣至以寂然不動爲性感而遂通爲情亦有病夫指喜怒哀樂之未發爲性是矣而謂未發非喜怒哀樂可乎是專以感爲情不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之已動者也而爲仁義禮知之端是專以寂爲性亦不可也

居危亂之朝而委曲以自全不如退而遂志也當紛華之地而勉强以自飭不如避而靜處也

聖賢善善長惡惡短善則取之揚之惡則遏之隱之是天道也故曰順天休命今君子惡惡過嚴是以

可

已律人也何其不恕乎陽明先生曰好字元是善字惡字元是惡字可謂警語令人惕然矣

繫辭傳曰易有太極先儒釋之曰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旨哉言乎其深於易者乎夫混沌之初惟此元氣耳更無別物又有何理觀周子太極圖上一圈分明是一箇混合未分之象可默識矣朱子乃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不知未有天地理將何所寄着耶夫理者條理也天地之一陰一陽一剛

一柔闔闢動靜施受消長粲然有條則指爲天地之理萬物之親上親下或飛或走形形色色生生化化粲然有條則指爲萬物之理故書傳凡謂之理皆假借之空名也有此物而後有此理也今旣指爲天地萬物之理矣何以又在天地之先耶剏兩儀曰生則猶父母生子天地生物實有物以生之豈有假借本無之理而能生陰陽實有之氣者乎然則氣何從生虛生氣程子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是也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雖然朱子嘗曰太極只是一塊氣又曰陰陽五行錯

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
着其言至矣何所論又若彼豈其未定之論耶故
君子從其是而舍其非庶乎善學朱子者也

問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中庸乃言率性之謂道何與予曰聖賢論道有指
天道言者有指人道言者一陰一陽之謂道天道
也率性之謂道人道也繼之者善氣之未雜於物
成之者性性之各足於已即天命之謂性也朱子
論率性之謂道是矣而其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似
覺未融夫混沌之初一氣耳分陰分陽則一往一

來推遷不已而歲功著一施一受孕育無窮而品物生造化之能事畢矣故一陰一陽便謂之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尤爲明白易知不待註釋也本義乃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是陰陽之外別自有理而陰陽不足以盡道矣夫子何以不曰一陰一陽之理謂之道而直曰一陰一陽謂之道耶或曰程子謂陰陽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其説何如予曰凡天地間有形象聲色可聞可見者皆陰陽之粗迹有形在下者也故曰形而下若陰陽則推遷變化默運于於穆之表超

乎形而不可窺矣故曰形而上非陰陽之外別有形上之道也故成象成形爲寒爲暑者陰陽也而象形寒暑特陰陽之著見者耳謂陰陽專在於象形寒暑不可也程子謂離了陰陽便無道其言至矣而指陰陽爲形下殆泥於陰陽之粗迹者與故大易未嘗分理氣宋儒以理爲精氣爲粗以理在氣先氣居理後求之太深者也

蓬底浮談卷之二

談理

天之輕清上浮似乎虛矣然其運行周密無一物足以間之不亦實乎地之重濁下凝似乎實矣然泥滓之中五氣潛行雖頑石氣無不透不亦虛乎故曰陽奇而實陰耦而虛虛者能受實者能施此之謂也

陶弘景記黃帝之言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載地者水也臆度之言也夫海嶽皆地也水就下者也又焉能上升而包天哉說者謂水載地天包

水亦不可盡信夫浮動無常者水也水既載地地焉能常靜而不動乎故但謂之天包地外謂之地中有水焉乎其可據也

左氏稱有神降于莘非也天曰有曰降必其憑物以作聲駭人而爲異所謂妖也怪物也非神也是故有天地之神禮曰天神地示是也有百物之神禮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是也有祖考之神禮曰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是也故山川之

之靈能見怪物者爲神而怪物非神也天神降地示出非有物以降出也受祿于天保佑命之非錫以言也念茲皇祖陟降庭止非形於庭也豈弟君子神所勞矣非有以撫綏之者也中庸謂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詩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是已豈其有形可見有聲可聞而共知其降哉今內史過則曰國將興神降監其德將亡觀其惡左氏則曰有神降于莘神賜莘土田何其陋與惟史嚚謂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雖一亦知降莘者非神而言則至矣

左氏載齊侯使彭生殺魯桓公并殺彭生後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齊侯射之豕人立而啼懼而隊車又言伯有為厲鄭人相驚以伯有皆誣也夫人死體魄漸化必無再見之理獨其氣尚靈故祭則來格暴卒死者氣鬱而不散因而為厲者有之若謂彭生能復見其形伯有之為厲也人見其形而相驚是體魄不化也世豈有是禮乎若乎書載杜伯死後三年日中乘車馬衣冠挾弓矢而射宣王則又因彭生之事而附會之者也

或問陳希夷辟穀煉氣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卧經月或百日不起周世宗閉之空室中數十日猶熟睡未醒非仙而何予曰此胎息也説者謂術家習閉氣而吞之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曰胎食故能不食而生猶蛇虫冬蟄理似有之龜之不食亦猶是也然納龜於空器中歲久亦斃則知胎息亦不能持久不食也列仙轉稱辟穀者復言飲水餌松子或餌术黃精則術家之辟穀亦非純然不食者矣史載希夷之卒壽亦不長是胎息者未必長生猶蛇虫能蟄而不壽也傳乃稱王真胎息胎

食斷穀二百餘年肉色光美力並數人其不經之
論乎
今世士夫多事燒煉之術往往被術士誑財至窶不
悔也而京師爲甚貪心無厭相率成風其衰世之
習乎昔同舍生有以丹術授范希文者希文未嘗
取視術士有以丹術授胡宿楊楷賈舜卿者三公
皆不顧學是丹訣縱有之君子不屑也而況於終
不可成者乎若洛陽人相傳明道先生嘗憩一僧
寺夜聞窣窣聲燭之乃鼠於佛臍中啣一書欲出
取視則丹書也先生如其法煉月餘人見其屋有

光以爲火往救非火也因不復煉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是言不可盡信夫謂腹中不可着此似矣得丹書而必試之又何足以爲明道乎

莊子曰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列子曰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亦善言造化者也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大極也但周子要之於主靜以立人極而二子卒歸於荒唐故爲異端耳

山川之氣蒸則爲雲爲霧爲雨陽氣鬱於地中奮則

爲雷爲霆星麗於天隕則爲石夫雲雨雷霆天也而本於地石地也而隕於天由是知混沌之初皆氣耳張子所謂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是也於是輕清者上浮而爲天重濁者下凝而爲地張子所謂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是也天施地生聚則爲物散則氣復歸於天質復歸於地張子所謂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是也至所以主宰綱維乎是者則神妙而不測矣此其所以亘萬古而不息也張

了若訓天之不測為神又曰運於無形之謂道是也然天地萬物莫非氣之充塞而理寓其中但無形跡可求耳張子所謂有無顯隱通一無二是也是正蒙之論造化亦至矣惟偏重於氣頗近漢儒太極元氣含三為一之論而發於深思亦費詞說故不如太極圖之簡易明白令學者有所持循以入道耳孰謂正蒙可以淺近窺哉至一神兩化造化良能之說則獨闡精微發前聖所未發者也

或問永樂間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建壇設齋卿云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

畢集一夕檜栢生金色花遍於都成金仙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盖旋去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然則果有佛與予曰佛家不娶妻而禪定其精凝結不散則發爲舍利或者有之至死日縱成尸解亦體魄僵仆不知運動決無再能變現之理今青鸞白鶴金仙羅漢種種皆現識者謂哈立麻特善幻術一言盡之矣漢書西域傳稱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是幻固西方人之素奇者也由此言之則世所傳雨花臺點頭石之類非

誣也皆幻術也或曰後數年

太宗皇帝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次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命尚書呂震等齎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亦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豈皆幻與予曰是皆使臣等僧因

太宗皇帝之信佛學哈立麻之術而爲之至復命又

從而附會潤色之故的的若是耳若謂菩薩羅漢果能出現此必無之理君子謂神仙果能飛昇天上實無着處假使諸佛果在恐天上亦無着處也故人君當慎所好上有好焉下必有甚焉者是以漢武帝好長生而羣臣聞空中呼萬歲者二宋真宗好祥瑞而天書屢降乃知永樂間諸佛變現非番僧之幻術即羣臣之附和也大臣以道事君不能諫止而復以爲祥楊士奇呂震王彰諸公不得辭其罪矣

或問祭城隍之神何始乎曰城隍之祀不經見昉於

後世唐郡縣咸祀城隍宋則守令謁見先於他神祈禳報賽俱在城隍社稷雖尊唯以令式從事而已我

朝祭厲壇以城隍主祭郡縣官涖任必謁神與誓至朔望復行謁見禮比宋爲尤重矣昔張南軒治桂林見土地祠令毀之曰此祠不經况自有城隍在或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縣祀社稷最正是其意以城隍亦當毀也但拘於祀典耳予謂古人既祭地祇復祭嶽瀆之神以嶽瀆爲地中之巨物也今城隍爲郡縣

之巨物則祭社復祭城隍禮以義起似亦無害但
城隍之神猶之嶽瀆之神唯取其靈耳初無形體
可據也而像之廟之何哉

國初封城隍以帝王侯伯之號三年詔定嶽鎮海瀆
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亦改題曰某處城隍之神
則塑像立廟之無爲其當毀明矣

其事吉其事凶其人壽其人夭其時有禍其時有福
世人之術數也然而有驗有不驗者天之不可盡
臆也惠迪吉從逆凶葆神壽縱欲夭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吾儒之術數也然而得之不

喜失之不憂重其在人者耳其斯爲君子知命之學乎

古有廟祭無墓祭靈其魂而不靈其魄也秦始皇起寢墓側陋矣至漢則時節上飯陵所宮人隨漏聲理被枕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陵百官皆當軒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益爲無謂嗣是墓祭不改相沿至今噫後世不從先王之禮而從秦禮不獨墓祭爲然也可勝慨乎

五時立祠不經甚矣其秦文公之罪乎郡縣立廟黷

祀甚矣其叔孫通之罪乎

或問周公之禮父在爲母杖期尊無二上也兄弟之妻無服推而遠之也後世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嫂及弟婦皆有服今制父母皆斬何如乎曰父母之恩一也易稱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亦無尊卑之別是

高皇帝之見獨超萬古者也豈可泥於周公而嫌其或過哉若兄弟之妻無服亦非人情之所安苟以別嫌明微爲至則舅婦甥舅亦有嫌者也其可以無服耶故嫂與弟婦有服其始人心之不能自已

者乎

或問孔叢子記子思告齊君有先君生無鬚眉之說祖庭廣記稱先聖四十九表亦未嘗及鬚今學宮所刻聖像謂作於吳道玄鬚髯甚盛未知何者爲是乎曰吾不及親炙夫子又焉能知其有鬚與無鬚哉先儒謂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箇孔子學孔子者舍畫像而求之鄉黨可也且吳道子畫觀音後世稱之君子謂世無見觀音者何以知其善畫乎其畫聖像亦畫觀音之類耳未必實有所據也

祖庭廣記稱聖人四十九表是以形體爲聖人其陋甚矣而謂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緣左氏有文在手之說而傅會之也理之必無者也尤爲可笑緯書謂胸應鉅鈎文在手言胸骨方手之文理如鈎也雖未知其核否然而猶爲近理若祖庭廣記謂胷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皆無理之言也童子惑之矣

觀天之道觀其健與恒而已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無一息之停也而其盈虧朓朒遲速升沉終歲如一月焉觀一月而一歲可知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無一時之已也而其生育收成閉藏啟戶萬古如一歲焉觀一歲而千萬歲可知故理有常而不易氣相禪而不窮推之人與萬物莫不皆然

造子午針之法造成離火時用水淬其本而火鍊其末故本居北而南指予嘗水淬其末而火鍊其本即變而指北矣又嘗木磨其本而金磨其末則本居東而西指木磨其末而金磨其本則本居西而東指氣類之相從其感通之妙如此

蟄虫予叔祖親見之言其形大如鷄頗有羽翼始聞

雷震踰時雷無聲而此石墜以爲神也呂道士用香湯沐而送之飛數丈復墜而終斃矣蓋陽氣蟄處其氣盛者凝結而爲石然不能如人物得陰陽生育之全氣僅成形質是以隨雷而奮不踰時而終墜耳世所謂雷公者必此類也由此推之則雷斧必陽氣凝結未能成生物僅有形似故墜地而成物依稀若斧即星隕爲石之類也故蟄之盛者成石則已能運動近於生物其次成斧則有質無知其次氣微不能成物發爲輕雷而已故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蟄乃純陽之氣故雖凝結爲石而

終無知識未免速斃也其獨陽不成之驗乎

或問無鬼論何如予曰記稱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言人死雖體魄漸消化成野土而氣則發揚於上是吾人之精靈不散者也易稱游魂爲變季札言魂則無不之也杜弼所謂形墜魂游往而匪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也是之爲鬼耳真西山謂人之神曰鬼朱子謂鬼神固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是也然謂之游謂之發揚

于上則是升于空中故古人祭則降神亦有升屋以招魂者非陰府之謂也謂之變謂之昭明君蒿悽愴則是形化神留無而非有故造主以棲之祭復假尸與裳衣以接之中庸所謂視之弗見聽之弗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已其有形能語皆魑魅魍魎之類土木禽獸之怪也阮瞻論無鬼是不知氣之尚靈者也晉書記有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

史稍滅是以異形爲鬼又不知體魄之漸化者矣故阮瞻宋岱皆論無鬼而後皆遇鬼乃史臣附會以證有鬼而不知鬼之所以爲鬼者非是之謂也若謝鯤傳載鯤宿空亭中有黃衣人呼鯤開戶鯤於窓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後此亭遂無妖怪則庸或有之蓋狐兔麋鹿偶受天地之精年久不喪輙能變化爲厲山川土木之靈閒亦絪縕異物所謂怪也人有所觸因以是爲鬼惑矣昔桓公田於澤見鬼焉問皇子告敖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夫履也髻也雷挺也倍阿鮭蠪也泆陽也罔象也峷也夔也彷徨也委蛇也皆怪物也而皇子告敖謂之鬼猶晉史以異形為鬼也故必審于怪物而後可以語幽明之故焉或曰然則先儒以鬼神為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者何如予曰張敬夫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

言之聚而生曰神散而死爲鬼程張之說合而言之者也阮瞻論人死無鬼子因辨之所謂散而死祠饗於廟者也特分論其一端云耳

天地有常理人物有常性而不能盡然者亦二氣之偏勝耳故南方多溫泉蕭山有涼火水火之異常者也寒蜚冬見而夏蟄鬼車晝昏而夜視動息之異常者也款冬花於嚴寒葶藶靡於盛夏生殺之異常者也牛之聽以鼻龜之息以耳耳鼻之異常者也舒鳧掀翎而走螣蛇無足而飛飛走之異常者也木中實而娑羅樹中虛竹中虛而廣藤竹中

實虛實之異常者也沉香木遇水不浮不灰木遇火不然石脾入水即乾出水而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便搖木石之異常者也天地至廣萬物至夥而其變不可盡窮者皆偏勝之氣不得不然也造化無如之何矣

或問望帝化杜鵑怨女化精衛何如予曰萬物皆化人獨不化偶有化者老人化虎之類是也若杜鵑精衛形質甚小與人不類必非人之所化世但因杜鵑之啼精衛之銜物入海似有所恨者而遂為之說耳故雀化蛤田鼠化鶉老羭化猨鷂化鸇老

韭化莧蝴蝶化爲其大小皆有類者也蓋形體一
定雖能化而不能亦損也若左氏稱舜殛鯀于羽
山其神入于羽淵化爲黃熊則又不可信者也夫
熊與人雖相類然生則能化者氣血具存以形體
變也死則其神雖靈而血氣俱敗形體漸朽必無
復能變化之理故知其誣也淮南子遂謂禹化熊
其妻化石因左氏而訛繇爲禹且附會之者也
續仙傳稱潤州鶴林寺有杜鵑花每見女子紅裳佳
麗遊於花下博異記稱崔玄微遇李美人陶美人
及緋衣小女石醋醋北夢瑣言載蘇昌遠遇素衣

紅臉女郎相狎贈以玉環後見環繫蓮花上意者有之俗謂花妖是也蓋花之盛者多有妖木亦然樟柳為甚俗所祀五顯之神乃五行之怪也然火性烈無怪金亦鮮水最多怪土次之木又次之水怪多居水中俗所見怪乃土木之怪耳左氏載大禹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山林不逢不若言雖未可盡信要之知其為怪則不以為異矣五顯之祀遍天下而愚民共以為神者殆由不知其為土木之怪云耳

或問開元遺事有人惠張說一珠紺色有光名記事

珠或有遺忘玩此珠心神頓悟有之乎予曰明珠
雖有奇品不過光耀之異常而已必無記事之理
宣室志稱馮翊嚴生遊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色黑
而有光瑩徹如氷投濁水即淡然清徹謂之清水
珠杜陽編稱代宗皃時所佩珠即罽賓國所貢光
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有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
象搖動其中謂之上清珠事雖奇而近理予以未
見不敢盡信也況珠能記事理之必不可信者乎
不待辨而知其誣矣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今所傳圖書分

別數目限定方位詳密顯著似出於人爲故歐陽
公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偶得松皐許公所傳六
書本義天地自然河圖以爲伏羲時龍馬負而出
於滎河八卦所由以畫者也謂國初趙氏傳於陳
伯敷氏乃蔡元定得於蜀之隱者秘而不傳雖朱
子亦莫之見其圖圓以毛文順逆分陰陽微陽白
道自下起從左上旋漸大至對過而極微陰黑道
自上起從右下旋漸大至對過而極陽中有陰陰
中有陽形皆不圓而稍長實有自然之妙理許公
謂此圖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數目方位大小長

短之義宛然備具渾然仆然而含蓄無窮始微漸着一屈一伸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自分坎離左右之位往來相函循還無端實具神妙之象誠如馬背旋毛之文但靈瑞挺帶不與凡馬同耳凡物天成者圓人爲者方因疑此圓圖爲神馬自然之象世所傳方圓似是伏羲則圓圖之象以立數定位而畫卦之本亦一奇論也予謂指圓圖爲神馬之圖方圖爲羲聖之圖未必盡然而圓圖不假安排象數咸具趙氏圖初名儒其傳必有所自恐非後人所能撰也

六書本義天地自然河圖

乾

坤

國語紀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曰七律者何伶州鳩乃以武王伐殷因歲月日星辰所在之五位與逢公所憑之神周之分野后稷所經緯之三所而用之而曰自鶉及駟七宿也南北揆之七度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有七律不和其說而附會之者也蓋七律者五音及變宮變徵也劉昭所謂伏羲氏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是也因其數七而名之猶之以陽律爲六律合陰

陽爲十二律京房轉生四十八律復謂之六十律皆舉乎其數者也君子二復伶州鳩之言其陋自見矣

蓬底浮談卷之三

談治

處士横議而周衰士大夫清談而晉滅無足怪者迨宋臣議論雖多皆朝廷之政事也而國亦不競以是知徒言之無益也

封建必不可復矣擇人而久任不亦善乎井田必不可復矣限田而薄賦不亦善乎今不務擇人久任而議封建不務限田薄賦而議井田迂矣哉

喜談兵者忍人也其後嗣必衰喜立功者淺人也其末年必困

後世不以禮樂教民而犯則必誅過亦不宥其古之虐政乎後世不以德行取士而喜用俗吏好獎能臣其古之虐政乎

偏聽獨任則大權必移而篡弒將發於朝廷刑繁賦重則大盜必起而覆敗終由於黎庶

或問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皆得奔赴二十三年始除除者是與乎曰漢書稱宋均補辰陽長以祖母喪去官譙玄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戴封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則古亦有之今伯叔兄弟喪不赴可矣若祖父母罔極之恩

不減於父母特服制少殺耳不能自已之情孫子又何別哉予以爲當聽其解官爲是近禮官建議生母亡嫡母在雖不許服斬亦聽去任三年則禮不踰而恩自盡實足以遂人子之至情也何不推之於祖父母乎隋劉子翊曰令云爲人後者其父母亡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是隋朝之令猶爲曲盡今旣聽庶子爲生母解官亦當聽出繼子爲本生父母解官如子翊所云可也

武臣不執喪我 國家之疵政也若曰軍旅爲重則

寇至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寇去仍斬何不可之有而況優游太平之日乎因是遂廢送終之禮是率天下而淪胥于禽獸三綱裂矣縱使恔盜賊不發亦將無以為國況紈袴之子不足為有無者哉

或謂漢懲秦孤立以大國王諸子故有七國之變過矣武帝下推恩之令雖反者遂息而大勢漸弱卒成新莽之篡其說非也夫武帝聽主父之策誠是而不免新莽之篡則處戚之道未盡耳晉王諸子而罷州兵又亞爲禁五胡之不亂哉我

朝分王子弟而不使治民法大舜之所以封象者故免虐民之患真足以垂之萬世而無弊矣但賢者不得進用遠族不得自封不亦過之太過矣乎誠宜變而通之可也夫變而通之非變祖訓也斟酌損益與時宜之庶法無弊而可久也夫豈膠常襲故聽其自壞而不恤也而後爲之法祖哉

仁者好生好生如春枝葉暢茂萬物榮昌暴者好殺好殺如秋枝葉凋落萬物銷亡是乃天道故秦祚短而漢祚長隋祚短而唐祚長五代祚短而宋祚長

說命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後世賀至日生辰嵩呼舞蹈封禪齋醮之類皆古之所無也猶之可也親喪以日易月是滅父子之倫也公主臣其夫是逆夫婦之序也彝倫之大變也而議者以為不可復是豈挾泰山以超北海果不可能者哉殆亦不為而已耳

魏太祖議復肉刑問陳群群對曰臣父紀謂漢除肉刑而增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書曰信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刵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治懲惡息殺也若用古刑淫者下

竊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或問群言有理肉刑果可復與予曰先正謂聖王先教而後刑今不務復其教而務復其刑失聖王之意矣是肉刑不可遽議也群謂笞者多死未必盡然也禁用笞者不至傷人則善耳何慮是哉今世笞法益輕又令犯者得贖固無傷人之事不必慮也

本朝除三族之刑過於漢唐遠矣而犯重罪者其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則猶襲衰世之令除之可

也元行臺御史孔思廸謂與旌表節婦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亦失節之意不同其言鑿鑿可聽今制奴雖非配而汙辱則甚使士夫妾媵汙辱於他人傷風敗俗甚於殺之者矣然則何處而後當古稱罪人不孥亦誅止其身而赦其妾媵耳誰謂失之大寬乎

十興宗自聽皂隸也

太祖皇帝以其勤而不貪除金平知縣後陞南昌通判嵩州知州懷慶知府改蘇州知府復陞河南布

政使皆有政聲可謂得任官惟賢之道矣始興宗
初除日李善良以興宗由皁隸出身難以牧民
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與
吏不及於牧民何有至哉言也卽古人不惟其類
之意也令例則禁娼優隸卒之家不得入仕夫禁
娼優似矣倂隸卒而禁之何與
太祖親用皁隸爲牧民官後陞至方面極品今乃倂
其子孫而禁之誠非
聖朝之善政我
太祖之家法也

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晋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畏其勇耳若楚欲伐隨而憚季梁淮南欲叛漢而憚汲黯則超于勇矣故君子之禦亂非戰鬬之謂也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寃服其明耳若文王化行俗美而虞芮自慚韓延壽閉閤思過而兄弟自悔則超於明矣故君子之聽訟非言語之謂也

治世之君不與民爭利而用日裕亂世之君權利無所不至而用日不足無他道也節用與不節也治世之民相讓而益富亂世之民爭奪而益貧無他

道也務本與不務也
[illegible]而欲其不貪萬無是
[illegible]多而聽其數倍取
之民謂之欲富可乎史曰廉賈三之謂賈者廉而
反利也今大臣謀國但為一切目前之計而不恤
國家之大不利也豈非賈人之不若哉
今天下父兄之教子弟專務詞章者科目害之也故
不復鄉舉里選之法而欲大學之教行必不能矣
夫科目縱不易去而兼而行之若後世賢良方正
孝弟力田孝廉有道等科不亦可乎噫此治天下

第一事而竟不講求亦獨何哉

古人有起於海濱以爲師舉於版築以登相者矣然歷試諸難明試以功固用人之常道也古人有焚斐豹之丹書而遂能斃督略陳平之穢行而終致滅項者矣然二德六德任官惟賢固用人之常道也古人有先賜頓子萬金而國遂強預封趙子弟二千戶而豨遂滅者矣然賞以酬勞爵以報功者固用人之常道也時君無古人遠見而欲効其所爲鮮不僨事故曰以吾之不可學栁下惠之可其王論矣乎

贖罰始于呂刑後世便之其弊益甚去之可乎予曰古者教化行而犯者少然猶聽之得人唯明克允故象以典刑可宥者亦但流之而已是以刑不寃而足戒後世教化不行而又聚斂貪汙以逼之至典獄者非屈于威誘于富則明有不逮核者少而枉者多固不如罰金之為愈也君子欲去罰而盍復典刑其必先教化而簡獄吏矣乎雖然虞詡稱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讁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諭罰吏至數千萬又五贖之濫觴者今貪吏多效之不可不速禁者也

虐不足以示威德威唯畏故先王以禮教為防禁以修身為表率而民不犯後世恭虐之威而亂愈滋

察不足以為明德明惟明故先王明目達聰三考黜陟幽明而姦偽不能逃後世法日密察日繁而邪正愈不辨

政由中民罔不從政由飾民罔不惑

古稱愚者畢謀智者畢用則知能謀非智能用為智耳

或問閹宦之禍制之甚難不如效前漢之法中常侍總選士人何如予曰宫刑既廢士難入内此勢之

必不行者也制宦官之良法莫過於成周周職位
供掃除而復統於冢宰其可行之百世而無弊者
乎惟宋稍師周法頗屬輔臣故終宋之世鮮閹宦
之禍豈非明効哉我朝
高皇帝嘉馮堅之奏絕不預政給事掃除
文皇帝防制益謹禁令益嚴善矣而終無所屬是以
前遇
英宗幼冲則三侍盜權後遇
武宗佚豫則八璫干政固其勢之所必至耳然則明
君欲除宦官之禍其惟統之於宰臣矣乎舍此則

雖盡削其穉嚴著於今日前之利耳焉必其不乘釁而復熾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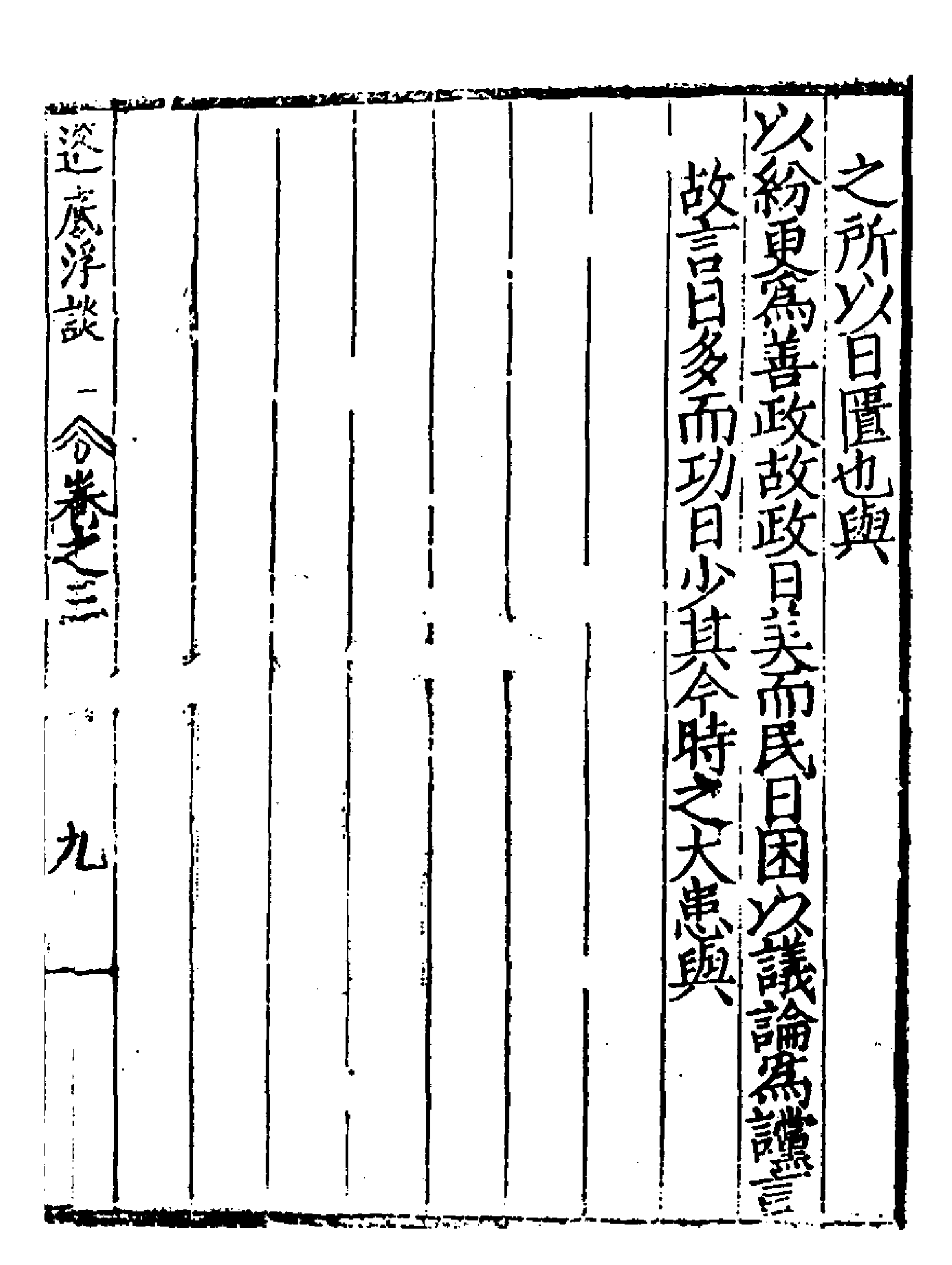
不啓其討之最䟽者乎故無地不守則兵分而寡矣晝夜不休則衆勞而病矣雲合豈零散羸憊之卒所能禦耶是以分益易

人之所共知者乃相沿而不廢此士之所以日困也與

已其策之最下者乎故纍石和泥則不堅而可鑿矣城多人寡則有隙而可乘矣鷙悍敢

敗低矮之墻所能沮耶是以

而折毀如故人之所共見者乃繼修而不已此財



之所以日置也與

以紛更爲善政故政日美而民日困以議論爲讜言

故言日多而功日少其今時之大患與